

生活故事

剃头

■余建民文

3月4日,是农历二月初二,也是民俗中“二月二,天上龙抬头,地上剃龙头”的好日子。古人认为,年年剃龙头,长大成人定会龙腾虎跃、金榜题名。提起剃头,我倒想起不少与剃头相关的趣事。

小时候,家住上海棚户区,居住条件差,剃头条件更差,这么说吧,自我出生,直到我离开上海到安徽务农,我头上那堆“乱稻草”(父母语),一直由走街串巷、手提拎包的剃头匠解决的,费用低廉,每次最多一角钱。

我初二辍学后,重病在身的父亲最担忧我识字不多,又无一技之长,今后难以维持生计,便托人帮我找了个剃头师傅,让我学手艺。父亲说,荒年饿不死手艺人,今后不论岁月丰歉,人的头发长了总要剃,有了剃头手艺,养家糊口就没有问题了。

当时我年少,对于父亲让我学剃头的计划,唯命是从,做足了学艺的心理及练手劲等准备。后来,因为父亲病情加重,我陪着父亲到处求医,学手艺的事情就暂时搁置下来了。

父亲逝世后,家里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,我响应号召,去安徽务农,养活自己。临行前,我还专门让母亲转告亲戚一声,谢谢他帮我找剃头师傅之情。

在安徽务农,与我同一生产队的发小伯华带来了理发推子等一整套理发工具,这是他虑事周全的父亲特意安排的,就是考虑到在穷乡僻壤,剃头不便,让我们相互剃头。

开始几个月,我们确实尝试过几次相互剃头,无奈我们手法生疏,经常把头发夹得生疼,三番五次后,我们就失去了相互剃头的兴致。于是,我们便像老乡们一样,定期由一对挑着剃头挑子的师徒

在村里剃头。

剃头挑子一头是装工具的柜子,另一头则是一个上面盛水、下面烧柴的复合式炉具,这也是俗语“剃头挑子一头热”的出处。

剃头师傅来到后,生产队就有人抱来一些柴草,用来烧刮胡子和剃光头的水。当年,我们都年轻,嘴上没毛,就没有享受过剃头师傅刮胡子的手艺。那时,我是生产队副队长,剃头师傅来村里时,有时候会找我结算集体剃头的费用,由我安排仓库保管员称粮给他们折算为剃头钱。

三年后,我去南京上学。在南京剃头是固定在丹凤街的一家小理发店,一是因它距学校近,二是因它便宜,每次仅一角五分。

毕业后,我分配到安徽地质队工作。地质队野外作业较多,在偏远的乡村,理发店不好找,队里便给我们作业分队配备了理发工具,方便大家自力更生地相互剃头。分队理发技术好的人很受大家欢迎,酬劳则是喝酒时多敬他两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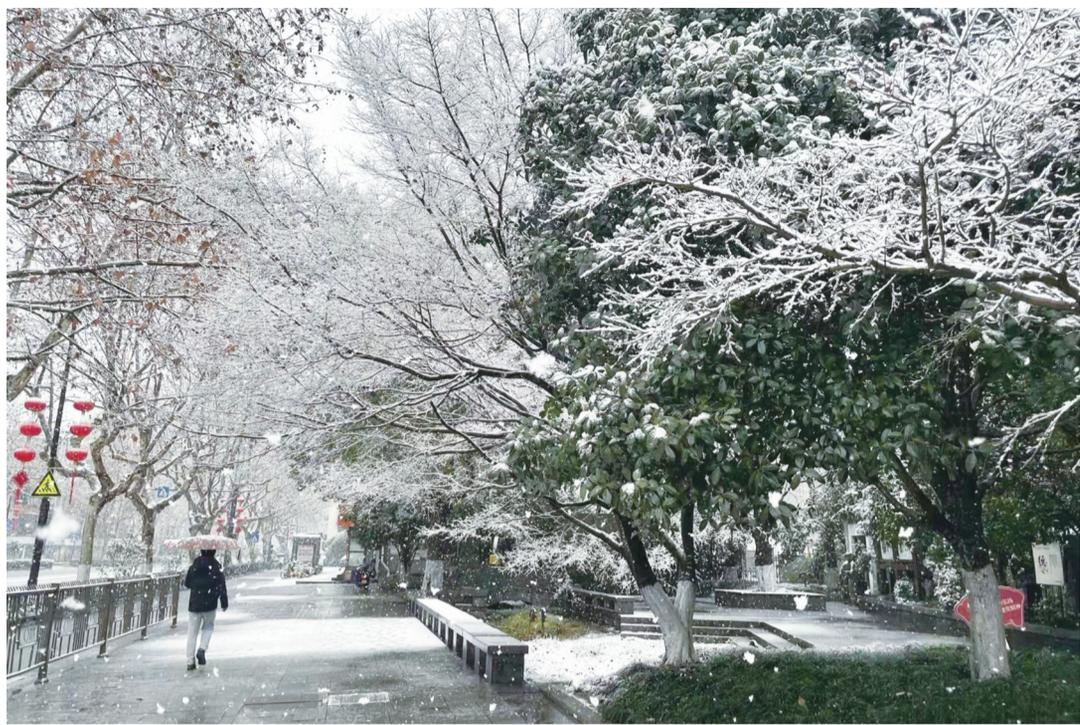
1993年,我调回上海工作。工作的单位福利较好,每月都发理发券,凭券到单位理发室理发。因为妻子教书的学校距我单位不远,我便把理发券交给妻子,让她也享受一下被单位女同事们称道的理发师精湛的手艺,我自己还在离家不远的理发店剃头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的胡须也见长,每次剃头,还享受一番精细的修面技艺,需躺平在理发椅上,由理发师用热毛巾焐面。平时,自己用电动剃须刀解决。但而今,能为顾客修面的师傅已不多。

退休后,我定点在小区附近的理发店理发。因为年龄大,两鬓和头上已花白一片,为了“装嫩”,我每次理发又多了一项,焗油染黑。

去年疫情期间,理发店曾关闭较长时间,当时我那长长的头发,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,形象大打折扣。可见上海人所说的“噱头噱头,噱在头上”是很有哲理的。

一个人,头势不清爽,感觉还能好吗?



“叠金缀粟映明霞,移下蟾宫一树花。”(世纪公园) ■张文忠

世相百态

为如此青绿,定一个小目标

■陈茂生文

壬寅春晚,舞蹈“如此青绿”赢得满堂彩。

为展现肩削瘦、体轻盈的宋女柔弱之美,那些身材纤细的女演员想必努力了又努力。于是,长假刚过,小区对面健身房门前就有硕大几个字“定个小目标,奔向‘青绿’腰”。

其实,谁都明白,非专业人士不说纤腰“反拗”90度那个功力,哪怕形似也不易。

譬如首先就要管住嘴。无论过节还是“过家家”的烟火气就围绕着一个“吃”字。电视美食频道天天在教如何“小火炖、急火炒,关键还看一把刀”,端出一道道饭菜,就是要让不想吃的也情不自禁“抄家伙”饕餮一把。而上桌前谁都明白“荤素搭配七分饱”,但在菜香袅袅诱惑下,努力构筑的抵御热量、胆固醇、脂肪的壁垒,

很容易就崩塌或局部瓦解,所以常常是厨师满意医生摇头。

再说了,过于胖瘦都会引发健康问题,专家还说适量脂肪可抵抗病毒和衰老,但常听得周围恐“胖”的朋友哀叹:尽管长了好几个心眼,稍不留神又多了道下巴,长了几分腰围。想到那张薄薄化验报告里那几个飘忽的箭头,该高的低、该低的高,捏捏腰间的赘肉心里“拔凉拔凉”的后悔。其实“瘦”也很要命,史上有个“好士细腰”的楚灵王,在位时手下的大臣每天只吃一顿饭,蹲着要起身必须屏住呼吸,束紧裤带扶墙而立;腰是细了命也危哉,又如何理国安民?

生活在“从瘦如登、从胖如崩”的当下其实蛮幸福。看唐代以前书画中,女性多是圆脸大耳、丰盈华丽;《诗经》里称胖者为“硕人”,用“硕大无朋”“硕大且笃”夸某人身形高大与众不同,且忠厚良善,是妥妥

的赞美。起初以为老祖宗以“胖为美”喜欢一身膘,课堂上老师说真实原因是因为没得吃,填饱肚子,增加体重是应对恶劣生活环境首要之急。

清清河畔有位苗条少女的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也可能是不得已为之。经过盛唐、大宋,五倍于人的铁器牛耕得以推广,吃饱好像不再是难事,仓廪足了才有“瘦为俊”,才有纯朴淡雅,清新内敛的“青绿”仕女形象。

这些天,健身房里进进出出的热闹,很多晚上也灯火通明;清晨,跑步人群里多了全新新装备的年轻人,迈开腿“燃烧卡路里”;还不知有多少姑娘暗下决心再次“节食”,管住嘴“不长膘”。民谚“冬令进补,春天打虎”,尽管“虎年”说“打虎”不合适,但过了“立春”应该焕发精神、壮实身体了。

意犹未尽

克米

■张勤文

克米是只草狗。我读小学时,总念叨想要一只小狗。有天放学后,惊喜地听见柴房里传来小狗的哼哼声,忙跑去一看,一只胖嘟嘟、黄褐色的小狗正可怜兮兮地躲在角落里。

一问才知,是父亲从仁良叔家讨来的。仁良叔是村里有名的猎户,他驯养的几条猎犬聪明勇敢,是打猎的好帮手。而这只小奶狗正是猎犬下的崽儿。我满心欢喜,连忙用硬纸盒和乱柴给小狗搭了个窝,它就乖乖地趴在那里,不再吭声了。

我正寻思给小狗取个什么名呢,正好隔壁阿公走过,他看了看小狗,脱口而出说,就叫“克米”吧。阿公是小队里为数不多的识字人,受人尊重。所以虽然不知道这个名字有何深意,但觉得挺有个性,也琅琅上口,就这样小奶狗有了自己的名字。

头几天晚上,克米会“呜呜呜”地

嚎叫,应该是寂寞了,在想它的妈妈和兄弟姐妹了。几天以后,克米适应了新的环境,也认定了新的主人,从此就成了家里一员。

克米能吃,长得也快。半年以后,克米就长高长大了,比一般的草狗要高出一头,走起路来虎虎生风。我赶早上学去,克米总是跟着,走到半道,离家已有一两里路了。我对它喊,回去吧,回去吧。克米听懂了我的话,就乖乖地往回赶,走几步,又停下来,目送着我。

我放学回到家,放下书包背上草篮去割兔子草,克米就和我作伴。它爱跑在前头,有时我故意不顺着它,它沿着东面的田埂撒腿跑了好久,我一拐弯向西面的地边走,克米一路狂奔地追过来,毫不介意我跟它唱反调,只是跑得热了,舌头伸出来,不停地哈着热气。见到我那一刻又是摇头又是摆尾,夸张得好像离别多年重逢一般喜悦。

有一回,我家鸡棚里发生了惨案,一只芦花老母鸡失踪了,鸡棚边还有点血迹,我们遍寻不着老母鸡。这时只见克米在鸡棚边嗅了嗅,接着边嗅边往屋后的棉花田里钻。过了许久,克米回来时,嘴里叼着母鸡残骸,看毛色正是失踪的老母鸡。

看来,克米到底是有猎犬血统的,会寻找猎物。大人们分析说老母鸡是被黄鼠狼叼走的,我们就对克米说,晚上不要睡在灶间里了,就守在鸡棚边。此后几天晚上,克米自觉蹲在鸡棚旁,黄鼠狼就再没敢光顾过。

有一年秋后,克米一瘸一拐地回来时,耷拉着脑袋,脸上、耳朵上淌着血,看着伤口还挺深。有人说,看见小队里的一只大黄狗被邻村的大狗欺负,克米冲过去帮才受的伤。看着克米伤势不轻,我喂它些肉汤,给它的狗窝新添了些乱柴,它的生命力十分顽强,过了个把星期痊愈了。此后的日子,依然阳光灿烂地在我们面前活蹦乱跳,似乎那一次的伤害它已经选择性忘记了。

后来出现了一拨狗偷狗的人。那天午后,克米急匆匆从外往回赶,到了柴房,一阵抽搐就不动了。看症状应该是吃到了药狗人投的毒药。在最后时刻,它应该是想着家里,逃离了偷狗人的魔爪。克米陪伴了我们六年,它的离去让全家人都很伤心。最后,我们将克米埋在了它熟悉的屋后竹园里。

此后,我家再没养过狗,因为受不了那样的生离死别。

人生智慧

距离美

■傅光达文

今年的央视春晚,看到距离地球三百多公里的神舟十三号上,三位航天员从太空向祖国和人民发来新年祝福的视频,令人感动和浮想联翩,也再次让我感悟到距离产生美这一至理。

年三十那天看晚报,读到许多人不能回家过年的报道,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医护人员因为要救治患者而坚守岗位,金山石化街道的323名工作人员陪“客人”过年等等,他们为防疫抗疫选择与自家人保持距离,与亲人间的爱通过视频连线传递,多了一份心领神会。其实,在平常日子,亲友之间,夫妻之间,也并不是朝朝暮暮厮守,有时有了距离才让彼此看得更分明。

过年祭祖时,妻子回忆起在娘家做小姑娘的日子,时常与自己的父亲闹别扭。有时是她厌父亲说话乱用成语,普通话不标准;有时是父亲指责她吃饭慢,只晓得拣荤菜吃,相互间因而常常发生争执,闹不开心。结婚后,与父母家有了一段距离,不再天天见面,从此,与父亲相见爱敬孝顺,彼此间再也没有不舒心。

我也有这种体会。女儿在身边时,一直觉得她长不大,孩子一

个,说她几句,有时回嘴,不高兴了还落泪。等她飞过太平洋赴美留学,有了距离后,产生了无尽的牵挂,一听到那里突发飓风或者枪击事件就会急急忙忙地视频连线,嘘寒问暖。

2015年我偕妻子一道去美国旅游,乘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,还没有出纽约肯尼迪机场,妻子自言自语咕哝了一句:“现在朝哪里走呢?”话音未落,身后一个上海口音即刻传入耳朵:“徐两位想去啥地方?我来指路。”想不到远隔重洋在人地生疏的异国能听到乡音,简直如圣人闻韶乐,循声看见一个同胞迎上来,那一瞬间,对遥远祖国、对故土上海的爱禁不住油然而生。

我由此想到余光中的“乡愁”,因为这头和那头的距离,爱那么悠长,那么浓烈。

春节早上,我在家翻阅今年第一期的《读者》,刚巧读到航天员王亚平的一段话。她说道:“人们说‘距离能产生大爱’,的确如此,身处太空,你所见到的世界会让你得到升华——在你心中,有很多东西会变得‘小’,比如得失;有很多东西则变得‘大’,比如对家人、对祖国的爱和牵挂。”她说得太好了!

距离产生爱,彰显爱,也让人更懂珍惜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